

◆ 企劃徵文

遙寄好友孫楨民醫師

賴信良醫師

(台北榮總胸腔內科主治醫師)

1998年三月九日好友孫楨民兄由彰化開車返高雄途中被一位酒醉駕駛的貨車撞及後腦，楨民兄不幸喪生。乍聞此訊幾乎難以相信這是事實，每位同學都不願接受這是真的事實。與楨民兄有二十多年同窗相知之情的我當夜無法平靜入睡，同窗七載中的點點滴滴，又一幕幕的重現於眼前，時空雖已相隔二十年，然而一切情景依舊是如此清晰。

若看過“未央歌”一書者想必大家都會喜歡書中的一位主角“小童”。楨民兄在高醫十九屆120位同學或其他學長、學弟妹的心目中正是有如小童般的人物。楨民兄生性豁達開朗，文筆流暢，其文學根基甚佳，口才一流，才思敏捷，整個人充滿活力，令人與其相處時永不嫌枯燥乏味。與楨民兄稍熟後略知其成長環境，楨民兄乃彰化和美鎮的土產，家中書香傳家，其國學底子乃奠基於母親的薰陶。我輩在求學過程中都讀了許多好文章，背了些詩詞，看了些古典文學名著或小說，然而能將這些詩詞歌賦在生活中於平日嘻笑怒罵中隨手捻來，且均切合時宜者，則非楨民兄莫屬。因此楨民兄人緣極佳，個人常自認為能和一位如此多才多藝的人

物同窗七載，甚至同住一棟宿舍數年之久，更能在五六年級實習時同組，實在是“福氣啦”（回想當年同組中還有賴文德，曾繁煙，陳新昌，張明揚，鄧振枝，詹秀玉共八位）。

楨民兄最令人傾心的是他的幽默感與喜感，加上他特殊的說話語調，使楨民兄成為校園中的招牌。當年校園內的椰林大道上每當黃昏時分，在清風徐來，校園四周尚有許多水田，漫步校園中仍可感受到鄉土氣息，楨民兄便常常與三五好友隨興之所至，隨口背誦一些掉書包的句子，有時是雄姿英發如“遙想公謹當年，小喬初嫁了，羽扇綸巾，雄姿英發，談笑間，檣櫓灰煙滅”，有時則是典雅如“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唯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輕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或是吟唱一兩首輕快的校園民歌。

本屆同學中具有音樂細胞者不少，因此班上每年舉辦音樂晚會，前兩三年僅班上同學及少數同學“攜眷

“參加，到了五六年級規模越來越大，須借用學校大講堂並開放校內同學自由參加，盛況可見一斑。楨民兄膾炙人口的詩詞吟唱至今仍令人覺得餘音繞樑不絕。李後主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以及“相見歡”：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這些充滿感情的詞句在楨民兄特殊的語調與詮釋下，全場不為之感動者幾稀。記得還有蘇軾的“水調歌頭”，柳永的“雨霖鈴”都是千古絕唱的原音重現般令人神往。本來大家盼望在畢業二十年後重聚時或將來放下聽診器或手術刀後，在三五好友相聚時能再一聆楨民兄的絕唱。如今思之，一切皆成絕響。想到此，令人不禁長嘆生命之無常。雖然同學都能體會人生多變及無常，生老病死乃自然之一環，然而驟失好友，仍令人心傷痛難以平復。

楨民兄與好友歡聚於斗室中常一談竟夜而不知東方之既白，或疲倦不堪時也會下逐客令，他引用古人的語句令人莞爾而不忍苛責：我倦欲眠君且去，明朝有興抱琴來。大家便會心一笑而作鳥獸散。同學笑問楨民兄說將來是否也要找一位如此才思敏捷的女朋友。其實與楨民兄相處久了，為了能及時體會出他的幽默感，我們的書架上均多了幾本有關國學詩詞之類的書籍。

楨民兄於校園內常著拖鞋，其腳步輕快，常邊走邊吟哦，雖非載歌載舞，若說踏歌而行亦不為過。思及此，閉上眼睛仍依稀記得當年在明月之夜，清風輕拂的校園中偶而遙見一身影踏歌而來，與田間蛙鳴唱和著，楨民兄是也。當時我心弦為之震動，至今仍留深刻印象。楨民兄在校園內屬於公眾型人物，從未公開談戀愛或交女朋友（據我所知），但想必有許多仰慕者。當年高醫校風純樸，男女生較含蓄，因此楨民兄雖認識許多女孩子，也能與之相談甚歡，但均與每位保持平行線交往，從未碰出任何火花。楨民兄常自我解嘲說女孩子擔心他對每位女孩子都一樣好。如今回顧，當年楨民兄若與某位女孩子成為“校對”，他將沒多少時間與我們這群同學相處。從另一角度看，若非高醫女孩子獨具慧心，我們便無緣常與楨民兄相處而留下如此多美好的回憶。

大四暑假我負責組隊與學長赴台東瑞穗鄉進行國小學童寄生蟲感染調查。在一星期內白天赴各地收集標本，夜宿工東高工。某夜，我們逛完台東市區的回程中，班上李國光與高玲玉與大夥兒分開各自走回住處，當時高與李已經是班對，大家不願當電燈泡之故。但仍忍不住想開點小玩笑，楨民兄，張明揚，我們便開始編個故事，大致是個邂逅台東姑娘的情節，掰了幾個好聽的名字，大夥兒編

的起勁，最後相互撫掌大笑，在當年純樸而人車稀少的台東鄉間，幾位少年耶如此縱情嘻笑於夜公路上實在有點囂張。然而想到等一下李國光聽完故事後將會很後悔未與我們同行而錯失“艷遇”，我們都等不及要看李國光的表情。大夥兒需先在路上笑個痛快，因為待會兒說故事時便笑不得也。醫療服務隊最後惜別晚會上楨民兄也大出風頭，大家視他為甘草人物，有他在的場合便有不絕的笑聲。那一夜，醫療團隊友們想必都是難忘的一夜。

其實難忘的何止一夜，在墾丁白沙灣，四重溪露營，澎湖醫療團，口琴社演奏會，國樂社演奏會，還有更多課後在冰果室吃冰的日子，於今思之仍晃如隔日。其實當年我們都年輕，不懂得珍惜，許多轉瞬即逝的情景都輕易的讓它自記憶中流失了。如今想重拾過去的回憶，僅能在偶然間揀拾零碎的片段。然而有句話是好友間共同的體認：只要是好友默契良好，無論是否身處風景名勝，都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朋友間志趣的契合。

五六年級醫院見習我與楨民兄同組，相處時間更多，楨民兄很得病患喜歡，我們在同一組也因此妙趣橫生。總在嘻笑怒罵中討論或準備功課。繁重的學科並未能阻止我們放棄休閒，記得五年級寒假到關廟詹秀玉家吃鳳梨。那年暑假林春銘還主辦澎湖醫療團，楨民兄更出力不少。在澎

湖七天服務中，我們每天抽空到海邊游泳。晚上則散步到馬公市區吃無籽西瓜及冰淇淋，最後踏月而歸。有一晚，醫療團的男男女女們於宿舍附近沙灘上閒聊，或坐或躺，或吟或唱。那時每人心一片純白，無憂無慮，又正值充滿活力的青年期，在明月下，聽著盈耳的海濤，每個人心中不約而同的感受到此情此景今生難再，人人均捨不得離開，想要把握每一分鐘，想要捕捉更多的回憶放在心中，以備日後慢慢咀嚼回味，當晚大家盡興而返，伴著窗外盈耳的松風而眠。

六年級的功課更重了，大家除了拼課業外還需開始想想要到哪家醫院實習，楨民兄對高醫有份無言的親切感，他毫無猶豫的決定留在高醫實習，因此順理成章的榮任七年級班代表。六年級那年課業繁重，同學即將各奔前程，好友們更珍惜相處的日子。我們與楨民兄討論功課之餘仍不忘吹吹口琴，“金婚式”，“匈牙利舞曲”，“沙漠隊商”是我們的最愛。當年可說是接觸口琴的最後一年，往後實習，服役，就業，出國進修，大家各自為生涯打拼，相聚成為很奢侈的事，更不用說吹口琴了。匆匆二十年轉瞬即逝，大家不吹此調久矣。常想有朝一日當再與楨民兄合奏一曲“阿萊城姑娘”或“白牡丹”，然而此願望僅能在夢裡實現了。

相信認識楨民兄的朋友都有共同的感受，他還是個活生生的人物，永

遠活躍在我們的眼前，活躍在我們的心中。年輕時未能體會到心中存著一個人的身影的意境，而今體會出心中活著一位好友的代價是如此之高。

“孫子”這是大家對你的稱呼。如今應稱呼“孫老師”才對。想必高醫的學生是很有福氣的，楨民兄在課堂上，手術臺，實驗室裡必定是個談笑風生，讓學生如沐春風的。當過學生的你我，如今角色已變，必更能體會學生的需要與感受。楨民兄近年藉晨泳鍛鍊體力，正想不知尚有多少病患將繼續受惠於你？然而天不假年，如今楨民兄已遊魂於另一個世界，在那兒是否也有許多寄望你高診的病患呢？在那兒可有讓你縱情高歌的地方？相信在那兒你很快能找到許多知音及同好。

與楨民兄相交二十多年，一向以交談式溝通，這封信雖長，僅能描寫昔日情境之萬一。寫此信時心中懊悔不已，多少日子在繁忙中溜過，許多珍貴的友誼，生活的點滴被我們不經意的忽略，而今僅能勉強拾取片段的回憶。楨民兄你一向博聞強記，能否為我補白？

友 賴信良
遙寄